

生命之爱

[美] 埃里希·弗罗姆 著

王大鹏 译

第一章 我们社会中的富裕和厌恶

第一节 被动的人格

如果我们开始要讨论“富裕和厌恶”的话题，首先把这两个词的含义事先加以阐明，我认为是很必要的。在任何讨论中明确定义都很重要，在这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从内涵和外延的角度掌握了一个词的全部意义，那么我们常常就能更好地理解有关词的相关特定问题。它的定义和历史对我们的理解是有助益的。

“富裕的社会”一词流行于 1958 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的著作中。“富裕”一词与“流体”一样来自于同一拉丁动词 (fluere, 流动)，它的字面意思是表示洋溢。然而正如我们所意识到的那样，一种“洋溢”可能有好的也可能有坏的方面。如果密西西比河发洪水溢出河岸，那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农民有一个丰足的收成，他的粮食都溢满了粮仓，那是一件好事。“富裕”这样看是一个暧昧的词。它可以表示一种充裕，它使生活愉快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或许它也表示多余，一种势不可挡甚或是致人于死地的过剩。

虽然在它们的字源意义上没什么不同，关于“富裕”和“过剩”是不会有歧义的。“富裕”在英语里，至今还有些词汇如“波动”(undulate)、“起伏的”(undulant) 仍然保留着它的原来基本含

义。“富裕”也表示一种“洋溢”，然而在我们的语言里它获得了一种完全肯定的含义。一块丰富的土地可提供给我们远超乎基本需求的东西。《旧约全书》把这块富饶的土地描述为“一片流动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设想一下你参加了一个不缺茶点和便餐的晚会，你会说“酒宴丰富”，这表示某种肯定的意思。那里不缺乏好东西，不用进行分配，不用担心今天吃得过多而明天会一无所有。

假如我们要考虑“洋溢”的否定一面，我们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过剩”，像“富裕”一样它可以追溯到拉丁动词 *fluere*，因此过剩就是“过于涌出”。同样，这里的洋溢是从严格的否定意义上来说的。它是浪费的、无尽头的。假如你对某人讲“你出现在这儿是多余的”，实际上你是在说“你为什么不敢快走开？”而不是说“你在这儿太好了”。假如你是指提供的丰盛的酒，你或多或少是肯定的意思。因此，当我们讲到富裕时，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想说的是一种肯定的快乐的富裕，还是一种否定的麻木的过剩。

现在再转向“厌恶”来说说。我们发现，它的基本含义要比我们现在常用的厌烦的定义或不满意或不耐烦的感觉要强烈得多。厌恶和英语中的“生气”(annoy)一词都出自于拉丁语 *inodiare*，是使人讨厌或憎恨。

从我们刚才研究过的这些词入手，现在我们可以自问，过剩会导致厌恶、讨厌和憎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向个人提一些和我们富裕社会有关的难题。关于“我们”，我是指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等地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我们生活在富裕当中吗？在我们社会当中谁生活在富裕之中，那是哪一种富足，是一种丰富的富裕还是一种过剩的富裕？把问题再简化一下：它是好的富裕还是坏的富裕？难道我们的富裕产生了厌恶？富裕

必然出现厌恶吗？一种好的丰富的热情奔放的不会产生厌恶的富裕，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想在这里提出讨论的问题。

但是，首先让我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一初步评论。由于我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在进行这些评论时，我会反复说到一些心理学上的问题。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懂得，我的观点是精神分析的观点或者是用精神分析的另一种手段来论述同样的事情。我想扼要指出已为你们大多数人熟知的这样一点：对于人类心理学有两种可能性、两种方法研究。目前，学院式的心理学主要从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人类。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只限于那些能够直接看到和观测到的事物，限于那些可见的及由此可推测、可衡量的事物。因为那些不能直接观测到的事物也不能被测量，至少是不能够精确地测量到。

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不同。它有不同的目标。它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只局限于被看到的東西。它要求考察行为的本质，考察行为掩盖下的动机。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的意思。例如你可以描述一个人的微笑。那个动作可以照相下来，也可以用面部肌肉描写的方式等等。但是你知道得很清楚，在一个商店中一个讨厌你但却想隐藏起她那厌恶情绪的女售货员的微笑，同一个看到你很高兴的朋友的微笑之间的区别。你可以区分出于不同心理状况而产生的数百种笑容。他们都是笑，而他们表明的事物却可分别对待。没有机器能够测量或甚至察觉出这种区别。只有不是机械的人——例如，你能够这样做。如果用一句老话来讲，可说你不仅要以你的大脑观察，而且要用你的心灵（heart）来观察。这样你才能够全部理解它所显现出来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到你看到的是哪一类型的微笑，假如你对这类事物感觉不到，那么你的生活免不了会

有许多令人遗憾的事。

或者让我们来看一看一种很不相同的行为：一些人吃东西的方式。好吧，像某些人在吃。但他是“怎样”吃的呢？一个人狼吞虎咽，另一个人坐在主人的桌旁彬彬有礼十分认真地吃着，并清理干净他的盘子，还有另一个人吃得不紧不慢，毫无贪婪之相，他欣赏他的食品，坦然地津津有味地吃着。

让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某人因吼叫脸变得通红。你得出结论是他愤怒了。但是如果你进一步仔细观察，想一想这个人感受到了什么（你也许对他很熟知）你会突然意识到他是由于恐惧他受到了威胁，他的愤怒就是他的恐惧的一种反应。这样你就可以看得更深一些而且认识到这是一个这样的人，即他已感到绝望和无能为力，他害怕任何事情，害怕生活本身。这样就有了三种观察：他愤怒了，他害怕了，及他感到的一种深深的绝望。这三种观察都是确切的。但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心理结构背景。对他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的观察，是对他内心深处景观的最深刻的洞察。仅仅看到他的愤怒，而对其它视而不见，那是最外表的。用另外的话说，如果你也报之以勃然大怒，看不到别的只看到那个生气的人，那么可以讲，你根本不了解他。但是，如果你能从那个发怒的人的背后去看，看到一个受惊吓和感到无能为力的人，那么你就会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从而可能使他的愤怒平息下来，因为他不再受到惊吓了。从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来看，在我们将要讨论的任何事物中，我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更不是惟一）从外部来观察人们的行为，而是在于一个人所持的动机，他的意图，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它们。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行为的特质。我的一位同事西奥多·雷克（Theodor Reik）曾经讲过：“精神分析学家是用

第三只耳朵在听。”他完全正确。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用一句颇为人所熟知的话来讲，他读出了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不仅看到那些直接呈现在他面前的东西，而且也注意到许多可供观察的方面。他看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他的一切行为都只不过是是一种表现，一种宣言，而且人们往往总是受其全部个性色调的影响。每一种细小的举动都是一种姿态，它源于各种特殊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没有两个人的行为完全一致的原因，它正如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一样。他们可能彼此相像，他们可能有亲缘关系，但他们永远不相同。没有两个人能以相同的方式举起他们的手，以同样的方式散步，用同样的方式歪着他的脑袋。正因为这样，你有时能从一个人的步伐来认识他，即使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脸。步态有时可以像一个人的脸一样成为一个人的特征，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一个人要改变一种步态比改变一种脸面更为困难。我们可以用我的脸来扯谎，这是我们所拥有而动物不具备的能力。可是，如果用一个人的身体来扯谎，尽管也能学会，但那要困难得多。

在这些评论性的介绍之后，现在让我转到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心理学（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精神病理学上的问题。你可能会问，那是个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肯定是一个消费的人。每个人都要吃、喝，我们需要衣服，需要地方去住。总之我们需要而且使用许多东西，而这种现象我们称为“消费”。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学问题呢？那仅仅是自然的方式：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消费之中。是这样的，但即使只说到这些，我们也已经接触到想讨论的这一问题上来了：有消费中的消费。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由贪欲引起的消费，不由自主地要吃、要买、要

拥有和使用更多的东西。

现在，你可能会问：“那不是很正常吗？无论怎样，难道我们都不是要了还想要吗？问题要是存在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金钱，而不是要求拥有更多东西的愿望有什么错，……我很清楚你们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过或许有个例子会显示出问题并不像他第一眼看到的那么简单。我的例子是对你们来说很熟知的那种，但我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人不要被它所影响。以某些人为肥胖症而痛苦，以某些体重超磅的人为例，肥胖症可能是由于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但更多的是由于暴饮暴食的结果。一个肥胖的人东吃一口，西吃一口，抵挡不住甜食的诱惑；他总是嘴里嚼着什么东西。如果你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你不仅会看见他在不停地吃，还会看到他是身不由己地在吃。他不得不吃。他不能停下吃就像一些吸烟者戒不掉烟一样。你们都知道，那些开始戒掉烟的人往往会吃得更多。他们自我安慰说，任何自动戒烟的人都会增加体重，这也是那些不愿戒烟的人的共同的借口之一。为什么我们同时需要把一些东西放进嘴里，消耗一些东西，用吃、抽烟、喝酒或购买物品来寻求表现。

医生们常常告诫那些不由自主地吃、喝及吸烟的人们，说他们可能会过早地死于心脏病。如果这些人听从医生的告诫并停止他们的习惯，他们常常会突然被焦虑、不安、神经质和沮丧的情绪所袭击和控制。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不吃、不喝、不吸烟可以引起人的恐慌。有些人吃或买东西并不是为了去吃或去买，而是为了去平息他们的焦虑或沮丧的情绪。增加消费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驱除沮丧的方式。消费有可能治疗，但事实上是满足了那种饥饿感，从而解脱了潜在的压抑或焦虑。通过我们

个人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不安或沮丧时，我们会从冰箱里找出一些可以让人感到安慰的东西来吃喝，而事实上对它们并没有胃口。用另外的话来说，吃或喝实际上取代了药物的功能，像镇静剂一样。而食物和饮料更受欢迎，因为它们的口味更好。

一个意志消沉的人总感到内心里有些空虚，感到总是有气无力，好像行动缺少了什么一样。由于缺乏某种动力，他好像不能够正常地行动。假如他消耗掉某些东西，空虚、气馁和虚弱的感觉可能马上消失。他可以感到：我毕竟是个个人物，我拥有某些东西，我并不是什么也没有。他用这些东西来充实自己，以驱除内心中的空虚。他具有一种被动的人格，总感到自己无足轻重。他通过消耗，通过成为消费者（Homo Consumens）来抑制这些模糊的暗示。

我刚刚介绍了“被动人格”的概念，而你们一定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被动？什么是主动？让我从被动和主动的现代定义讲起，这定义对你们来说都是熟知的。主动被理解为任何确定了目标并要求有活力的行为。它可以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而且它同样可包括运动，由于我们总是以功利的观念来对待运动：参加体育运动能增进健康或是提高我们国家的威望或者使我们出名或让我们赚取金钱。在竞赛中我们本身并不让人愉快，促使我们参加运动只是为了某些结果。一个尽力的人是主动的，我们因此说他“忙”。而所谓“忙”就是忙于“事务”。

这么看来什么构成被动的呢？如果我们不产生任何看得见的成果和明显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处于被动。让我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人静静地坐着，观看外面的风景，他坐在那儿五分钟、半小时，甚至超出一小时。他什么也不做，只是在看着。由于他不是

拍摄照片，只是把他自己沉浸在他们看到的景物之中，我们就会把他视为怪人，而不会把他的“沉思”同主动联系起来。或者去观察一个反省的人（尽管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中，事实上很少有反省的现象发生）他正试图认识他自己，他自己的感情，他的情绪，他的内心本质状况。假如他要有规则有系统的反省，他能够为此花费好几个小时。任何对反省一无所知的人都会认为这个反省的人是个被动的人。他不做任何事情。也许他倾注全力的就是要从他的大脑中驱逐一切思想，不考虑任何事情，只是简单地存在，这在你们看来可能很是奇怪。不妨尝试一下，只要两分钟，你会发现这是多么困难，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会不断涌进你的头脑，你会想起阳光下的所有琐事，你对那些想法竟然无法抵挡，因为我们发现，静静地坐着把我们的想法驱除掉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和印度的伟大文化来说，那种反省是极为重要的。很不幸，对于我们来讲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此野心勃勃，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有一个目标，取得一定成就，产生某种成果。但是，如果你一度试图忘掉成果，如果你能全神贯注，充满耐心地进行这种训练，你就会发现这种“空闲”倒的确令人振奋。

我这里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代人惯于把那种产生可见成果的行为统统标上主动的标签，当被动出现时就被作为没有希望的。我们发觉在这种行为模式中没有活力爆发出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主动和被动，必然会出现我们如何消费和消费什么的问题。假如我们消费“坏的富裕”提供给我们过剩的东西，那些在我们当中表现为主动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动的。究竟我们想象中的哪类才算是积极主动，“好的富裕”丰富、抗拒的，我们才不仅仅是被当作消费者了呢？

第二节 现代社会中的厌恶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歌德、马克思与西方世界过去两千年来许多别的思想家，对主动和被动所作的古典定义。主动被理解为那种能够将人们内在力量带动，并表现出来的东西，有助于新生，给我们的身体感情以生命，并给予我们以知识和艺术的力量。也许你们有些人不太理解我所说的人们的内在力量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力量和能量看作是机器的属性，而不是人的。人们所拥有的力量主要限制在发明和操作机器方面。当我们对机器的力量操作越来越感到惊奇时，我们便很少在意人类的神奇力量。我们不再相信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Antigone*）的段落：“世界上奇迹无数，但没有什么比人更为惊奇的。”对于我们来讲，一个能够发射到月球上的火箭似乎比一个单纯的人更为奇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到现代发明创造的事物要比上帝创造人类更奇妙。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想法，假如我们想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的意识并发展人类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我们不仅拥有说话和思考的能力，而且拥有深入观察、有表达爱以及曾具有的非常熟练从事艺术的能力。所有这些蕴藏在我们身上的东西，等待着去发展。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对主动的理解正是这样的：去表现、去证明人类所具有的那些力量，而这些力量经常是被阻挡或受压抑的。

这里，我非常乐于为你们读一段引自卡尔·马克思的话。你会很快认识到这是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和你通常在大学里、在报刊中、在左派或右派的宣传中所见到的马克思完全不同。这段话引

自《哲学—经济学手稿》。“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 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要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跟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同你的意志对象相符合的，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明确体现。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

很清楚，马克思这儿所讲的是一种主动的爱。现代人几乎很少想过他能够通过爱可以创造什么。他通常注意的而且几乎参与的是被爱，不是发出他自己的爱，不是通过他的爱去唤醒他人的爱，并由此创造某种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被爱纯粹是一个时机问题，或者说可以通过购买各种物品（从名牌漱口剂到贴身内衣或一辆高级轿车）使你变得讨人喜爱。现在，我实在讲不出究竟名牌漱口剂或衣服能对你做什么。而且我必须指出一个不幸的事实，那就是很多男人喜欢花哨的汽车。当然，我这里还要补充一下：许多男人喜爱汽车胜过他的妻子，尽管这样的夫妇常常看起来生活好像相当美满，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由于他们被欺骗或至少感到了欺骗，他们都会对对方感到厌烦，甚至可能相互仇恨。他们以为他们相爱了，但事实上那是伪装的爱，他们没有对主动的爱作出实践。

自然地，当我们用古典的含义说某人是消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静坐、思考、反省或观看自然，我们是指他被令他无法行动的力量所驱使和控制，而只有被动反应。

说到反应的控制，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我们的主动、绝大部

分是由对刺激、对环境的反应构成的。我们熟悉这样的刺激和环境，当我们观察到一定的信号时，它就会引起我们特定的反应。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由于狗学会把食物与铃声联系起来，只要它一听到铃声便会产生出一种食欲。它就非常“主动地”跑向食盘。但这种主动不是别的，无非是对刺激的一种反应。这只狗的作用就像一台机器。行为主义本身就非常关心这种进程：人是一种有反应的动物。向他发出一种刺激，他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老鼠、猴子、猫（尽管猫的试验往往与预期的有出入）甚至于人类进行试验。而可怜的人类很接近类似的试验。行为主义认为，人的一切行为主要是由奖励和惩罚的原则所支配的。奖励和惩罚是两种强烈的刺激，人对这两种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和其他任何动物并无差异。他要学着去做那些能得到奖励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可能受到惩罚的事。他不一定必须要受到惩罚，只要有惩罚的威胁就足够了。当然，无论何时，少数行为确实应该受到惩罚，以使惩罚不致于成为空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作为“被迫”是指什么。举一个醉酒人的例子，他可能变得非常“主动”，他大喊大叫，挥舞双臂，或者是一个在心理状态上被称为“狂躁”的人。这是一种活动过度的人，他认为他可以帮助整个世界；他连续地讲话，发电报，推动事情前进。他看上去非常积极主动，但我们知道，在第一种情形下，主动背后的动力是酒精；在狂躁病人那里，那是大脑某些电化机能失调。不过从这些例子的外部表现来看，似乎是极端主动的。

“主动”无论是作为对激励的一种反应或者是一种“驱动”或类似于激情的强制，事实都是“被动的”，不管它能激起多大的骚动。我们用的“激情”和“被动”这两个词分别渊源于 *passio* 和 *passivus*。

它们又都是从所谓“经受痛苦”这样一个拉丁动词衍生过来的。这样，假如我们说某人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这无异是对他作了相当暧昧的赞扬。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曾经说过：“嫉妒是一种激情，它急切寻求的是导致遭受的痛苦。”确实这样，不仅嫉妒，其他任何具有被迫特征的激情、野心、贪婪、权力欲、暴饮暴食都是这样。一切嗜好都是产生苦难激情的代价。它们是被动的表现形式。“激情”一词按现代的用法有其相当广泛的意义，因此它已失去原有的明晰性。我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它的原因。

现在，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些人的主动性，这些人只是反应或被迫行动，因而在经典意义上是被动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反应从不出现一种新的方向。他们的反应总是相同的。同样的刺激会产生同样的反应。每一次你都可以确切预言什么将会发生。一切事情都是可以预计的。这里不可避免的要没有个性；没有强有力的想法要执行；所有事情都好像是安排好的，同样的刺激，同样的结果。通过在实验室中观察老鼠，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由于行为主义要把人作为一种机械来看待，它对人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定的刺激会引起一定的反应。这种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以及结论的形成，建立在被行为主义者称之为科学的基础之上。也许它是一门科学，但它不是一门显示人的特点的科学，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两次反应从来不会完全相同。在每一瞬间他都是不同的人。尽管他也许在总体上从来不是不同的人，但至少绝不会完全一样。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表达的是同一种思想。原因当然是河流在不断地流动。我说行为心理学可能是一门科学，但它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是一门异化的研究者用异化的方法所支配的关于异化的人的科学它可能阐明人类

的本质的某些方面，但它没有触及到最重要的人类的所特有的存在。

我很乐意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区别，这个例子需给予美国的工业心理学带来过巨大的冲击。西部电气公司委托埃尔顿·梅奥 (Elton Mayo) 教授，找出如何能使芝加哥霍桑工厂的非技术女工的生产效率提高。梅奥在着手后提出如果他们在上午让工人们得到 10 分钟的工间休息，并在下午另外有 10 分钟可以喝咖啡休息等，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能会提高。这些技术工人从事的是非常单调的为电磁铁绕线圈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既不要求技术也不要求专长，可以想象，这是最被动枯燥的工作。埃尔顿·梅奥向工人们解释他的试验，然后继续在下午给她们一个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结果生产立即增长。每个人自然都乐于看到这个主意的好处。这时，梅奥又进一步在上午给工人一次休息，同样，生产再次增长。工作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带来了更大的生产上的收益。这样，梅奥的理论似乎得到肯定的证明。

那样，无论哪个通常的教授在那时都会把实验停下来，并建议西部电气公司的管理处一天花掉 20 分钟的劳动时间以利于生产的增长。埃尔顿·梅奥则不然，他是一个有相当独创精神的人。他在想如果他收回他给予工人的舒适条件会怎样。于是他撤销了下午要喝的咖啡——但产量继续增加。然后，他同样取消了早晨的休息时间，产量同样增加，他取消了其他的待遇，情况依然如此。一些教授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耸耸肩，宣布实验失效。在这个案例中，梅奥突然醒悟到那些非技术工人，在她们的生活中第一次对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了兴趣。绕线圈的工作依然与以前一样单调乏味，但梅奥向工人解释了她会参与其中的实验。她们感到

她们正在一个有意义的程序中工作，她们正在参与，这不只是有利于一个管理部门，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生产能力。梅奥据此推断出，正是那种不可预料的兴趣，这种参与感提高了生产，并非早上、下午的咖啡休息时间。这个实验推动了工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探索：兴趣对于人们似乎比他们的休息、增加报酬或别的一些福利条件，更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后面我会继续讨论这点，现在我想做的是强调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只要西部电气公司的工人们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兴趣，他们就处于被动，但只要他们参与了实验，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做出真正的贡献，这样他们就变得主动了，对他们的工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举一个稍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个带着相机的旅游者，在他到达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山、一个湖或者是一个艺术展览会。由于他过于一心想着要拍的照片，他对看到的東西实际上什么也不能领会。对他来讲，惟一相关的事是他可以用胶片拍下来并能够拥有的那部分景色，不是实际存在于面前的景象。处于第二位的图片取代了应该是第一位的景观本身。他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他就可以向他的朋友出示，仿佛在表明是他自己制造了这片世界美好的景色 或许他 10 年以后可以回想起他曾到过那儿。但是无论哪种情形的照片，这个人工的认识已经排挤了原本的事物。许多旅游者甚至对先观赏风景都嫌麻烦，他们只为他们的相机抓拍。一个好的摄影者，将首先设法为他自己抓住待会儿他尽力用相机摄取的东西。他所全力注意的是他所拍摄的东西。这种事先的观看是一种主动，这两种不同的观看方式在实验室中不可能测量出来，但是，人们面部的表现会给你暗示：那些看到美景的人，脸上通常会出现愉快的神情，然后，他可能对他所看到的景物考虑拍或不拍。

有一些人，尽管少数，却故意不拍照，因为他们认为照片会干扰他们的记忆。你用一张照片回忆就会局限于相片向你显示出来的那部分。但是如果你试着不借助于照片回忆风景，你会发现那片风景会再生在你心里。重现的这番景色在你的脑海里就如同在现实中一样生动自然。它不再像你回忆起一个字那样是一个概要式的记忆。你为自己重新创造了那片景象，正是你创造了你所看到的景色。这种能动性振奋、活跃并加强了我们的生命力。相反，被动使我们死去并压抑我们，甚至可以使我们充满了仇恨。

设想你被邀去参加一个晚会。你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或那个将要对你讲的话，你将怎样回答，而另外的人又是怎样答复的。每个人要说什么是很清楚的，可以预见的，你就像在一个机械世界中一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张和观点。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你回到家时你却累得要死，厌烦到极点。然而当你仍在晚会上时，你可能给人以活跃和主动的印象。你不停地聊天，就像你的聊天对象就是你自己一样。你甚至可能变得激动起来。但是所有你的交谈仍然是被动的。除了重复你们的旧事外，你和对方并没有做什么。刺激和反应的方式像过时的老公式一样发生着支配作用：没有新的出现，厌倦占了主动。

现在，即人们并没有充分承认或是（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充分意识到，令人苦恼的厌倦是多么严重，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举一个不太激烈的例子，一个人由于不知什么原因简单的不知该对自己做什么而处于囚禁孤单当中。除非这样的人主动要求参与一些积极的活动，生产出某些东西，或者使他的智力得以表现，那样他会把厌倦看作一种负担、一种累赘、一种他无法抱怨的无能为力。厌倦是最坏的一种折磨形式。这种非常现

代的现象正很快蔓延开来。一个受厌倦支配而不能自拔的人将会非常沮丧。说到这里你会自问，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厌倦病是多么严重，又使我们多么痛苦？我想回答十分简单，我们现在生产了许多东西，人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厌倦。我们可以通过吃一丸镇静剂或饮酒或参加一个个的鸡尾酒会，或和妻子吵架或收看娱乐节目或投入到性生活中以暂时消除我们的厌倦感觉。我们试图去做的就是使自己不承认我们的厌倦。但是不要忘记当你看了一部愚蠢的电影或用其他方式来压制你的厌倦后，不快的情绪常常压倒你。当你意识到你所参与的消遣实际上厌倦的要命，而你却没有充分利用时间而只是扼杀了时间的时候，请记住那些投你所好的遗风遗俗。我们文化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我们尽可能想省下时间，但时间一旦节省下来我们又扼杀了，因为我们想不出该用它做什么好。

第三节 人为制造的需要

不仅是外行人而且许多科学家都形成一种共识，人是根据一些特定生理要求而运转的机器。他要经受到饥饿和干渴，他们需要睡眠，他们需要性以及诸如此类。生理或生物学上的需要必需得到满足，如果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成为神经病患者，或者如果他们不吃东西的话，会死亡。如果那些需要得到满足，那么什么都会变好的。如此看来惟一的麻烦就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可以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生理上和生物学上的要求得到满足，但他仍不满意 他自己仍然不安宁 事实上 他可能在心理上相当危险 尽管他似乎已拥有他需要的一切。他缺少的是使他能够变得主动的活